

晓色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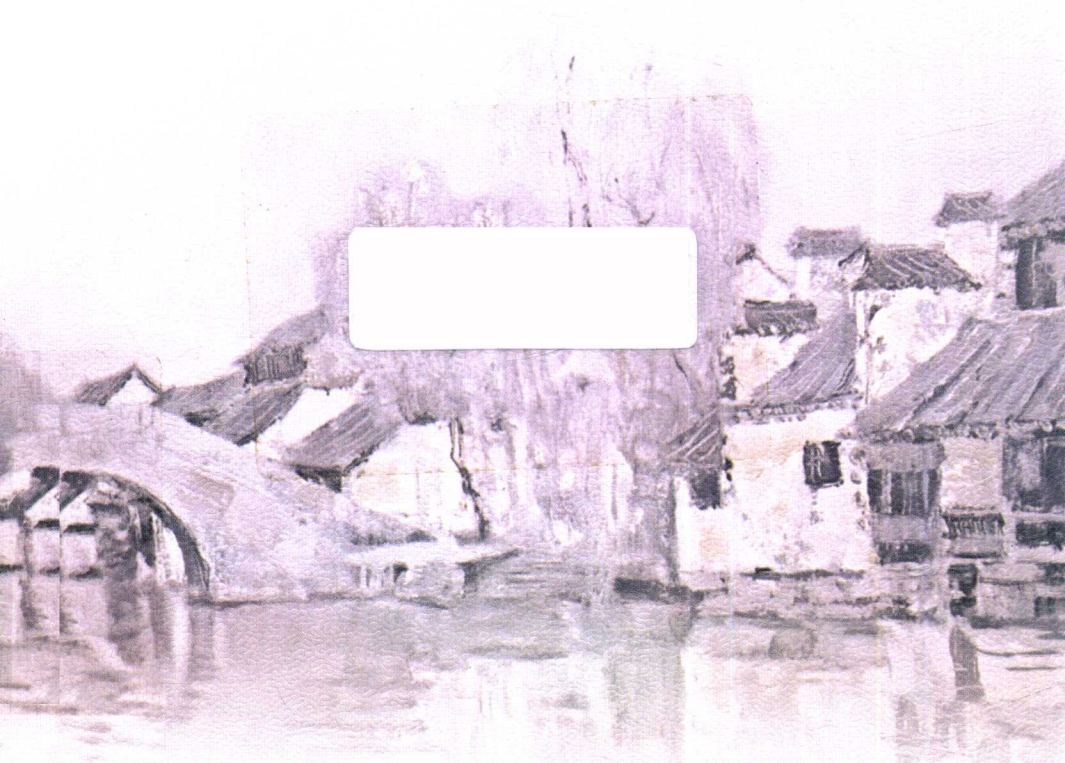
洪琦◎著

有一个人 藏在心里

一直在心里 也永远在心里

爱情来过 来过即是慈悲

愿无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余生



线装书局

晓色云开

洪琦◎著

有一个人 藏在心里

一直在心里 也永远在心里

爱情来过 来过即是慈悲

愿无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余生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晓色云开 / 洪琦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6. 5

ISBN 978 - 7 - 5120 - 2156 - 3

I. ①晓… II. ①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6493 号

晓色云开

作 者: 洪 琦

责任编辑: 曹胜利

特约编辑: 刘嘉杰

装帧设计: 韩 陆 张翼翔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32.80 元

总 序

厦门历来是祖国东南的重要口岸，是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厦门文学自宋代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文学人的努力，已经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当今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现实语境中，面对新的生活实践，厦门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事业，提出了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大力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工程，弘扬闽南文化、嘉庚文化、海洋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优势，着力打造厦门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而弘扬地方文化优势，树文化品牌，文学是中坚力量，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创作深度，而且体现在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和带动上。这样，新形势带给文学新生机，也给厦门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为了繁荣我市文学创作，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厦门文艺事业发展，同时也为了发现、培养、鼓励文学新人，大力推进厦门作家队伍建设，由厦门市文联拨付专项资金，大力扶持厦门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版，资助的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因厦门市文联办公地点毗邻美丽的珍珠湾海滩，我们将该青年作家扶持文库命名为“珍珠湾文丛”。

“珍珠湾文丛”每年度出版一套，每套作品 10 部以内。期待每年推出的“珍珠湾文丛”，能不断地为厦门市文学生态注入新鲜血液；厦门青年作家的写作实绩和专业水平，也会通过文丛得以全面展现。

这是文学的信心和希望，春种秋收，让我们乐观其成。

厦门市作家协会

愿无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余生（前言）

烟雨江南水乡小镇一直是我想去亲近的地方，可无奈总为世事所牵绊，停留在“想”的阶段好几年了。

那日，一件事如同最后一根稻草把我压垮，触碰到了我最脆弱的神经。第二日，我开启了周庄同里西塘乌镇的水乡之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从周庄到西塘已是下午七点多，我并无事先预定客栈，而是即兴沿河而走，一家客栈的名字吸引了我——花开半夏。

“有人在吗？”无人应答。我轻轻推开铁门，蓝星星黄月亮的风铃响起。三只小猫摇摇晃晃跑了出来，刚出生不久的模样。蹲下来一只只把它们抱在怀中，它们将爪子搭在我肩上，探头探脑。抱着它们往前走了几步，映入眼帘的是我最喜欢的吊椅、书架、藤蔓、睡莲、小桥、池塘和锦鲤。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响起：“小姐，请问您有预订吗？”我摇摇头。他说：“那很抱歉，客房已满。”我放下猫沮丧地往外走，坐到门口的茶座上发呆。几分钟后，那男子走了出来说：“小姐，请问你介意合住吗？”我仰起头问：“什么意思？”他的微笑很特别，给人一种舒服感和安全感：“我妹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和她合住一间。”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缘巧合。他说他叫子豪，妹妹名晓云。

子豪把我引至晓云的房间，在那我第一次见到了晓云和那幅油画。画中，皓月当空，一位长发及腰披着白色毛绒披肩穿着汉



服的女子侧身站在船中央，她仰望天空，远处白雪茫茫铺满桥面。柳枝垂落在女子身后，几株红梅傲然挺立，花瓣和着飘雪飞舞落在女子头上肩上。

凝视着那幅画，淡淡的哀愁，暗藏的美丽。我不禁念出这首词：“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到月圆是几时？”晓云是个宁静而温婉的女子，她端详着我，不言不语。

“妈妈，妈妈。”有个男孩跑了进来，约莫十岁光景，浓眉大眼，有些羞涩。他躲到子豪身后。“今晚我和爸爸睡，妈妈要和这位阿姨睡，是吗？”“是啊，梓萱乖。”我诧异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沉默就是最大的尊重。

晓云的睡眠并不好，一夜睡醒醒，反反复复。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写了张偏方给她，她致谢后嫣然一笑。晚上我泛舟夜游后在一家静吧独坐了几个小时，看完了一本书，写了几张明信片，回到客栈已是子时。

天阶夜色凉如水。晓云坐在门口的茶座上对着倒映着红灯笼的河面发呆，见我回来，她招呼我坐下，进去泡了一壶茶坐到我对面，微微颌首。她泡的茶让人顿感茶香能绕梁三日不绝，品之口感更胜香气一筹。开始，我们相视无言，唯有微笑。后我打破僵局从男孩聊起，彼此一见如故，不似初识。

她问起我独自一人来旅游的原因，我直言不讳，于我而言，事无不可对人言。貌似我的话语勾起她太多的回忆，仰望新月如钩，她对我谈起了那幅画，谈起了那些尘封的往事。

起初她眼里古井无波，仿佛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倒是听者泪眼涟涟。兴许是我的情绪感染了她，抑或是她的脆弱已无处伪装，最后，她泪流满面，几度哽咽。叙述中她抽了近一包烟，断断续续几个小时，由茶转酒，还与我小酌一番，故事结束时天空

竟已现出鱼肚白。

知我偶尔码字，她问我可否把她的故事写出来。我本是疏懒之人，但感动于她的爱情，含泪应承，披星戴月。私以为，世间没有什么能留下，唯有文字。书名《晓色云开》就是那幅画的名字。我用画背面提的一行字——“愿无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余生”作为前言的标题。征得她同意，遴选了几段日记放在前言，以此来纪念她曾经的爱情。我毫不讳言她的爱情里有我的身影，或多或少，若隐若现。

爱情，来过。来过，即是慈悲。

有一个人，藏在心里，一直在心里，也永远在心里。即便岁月变换，沧海桑田，记忆深处的那个人，永远风度翩翩，永远温润如玉，永远永远是少年……长发及腰，他，就是那个少年。

不要问我爱情是什么？也不要问我爱上了什么？一切都毫无道理可言。人，就一辈子，能爱就爱了。爱，不过是在一个合适的契机如同一滴水洒落在种子上一样，不偏不倚就在那颗种子上。

不去问谁比谁爱得更多，因为必然是我爱得更多。爱得多少都无所谓，只要那份爱不是卑微的。虽然可以预见结局，但我仍心怀感激。感激上苍赐给我一个值得我爱，值得我托付的人。在这个当下，他爱我，我也爱他，已是圆满。笑容留给他，泪水留给自己，成全自己仅剩的一分孤傲。

世间最执着的爱恋，是用最纯粹的心去爱一个人，用尽生命的全部力气去承受。一生里如果有一次这样爱过，就算爱如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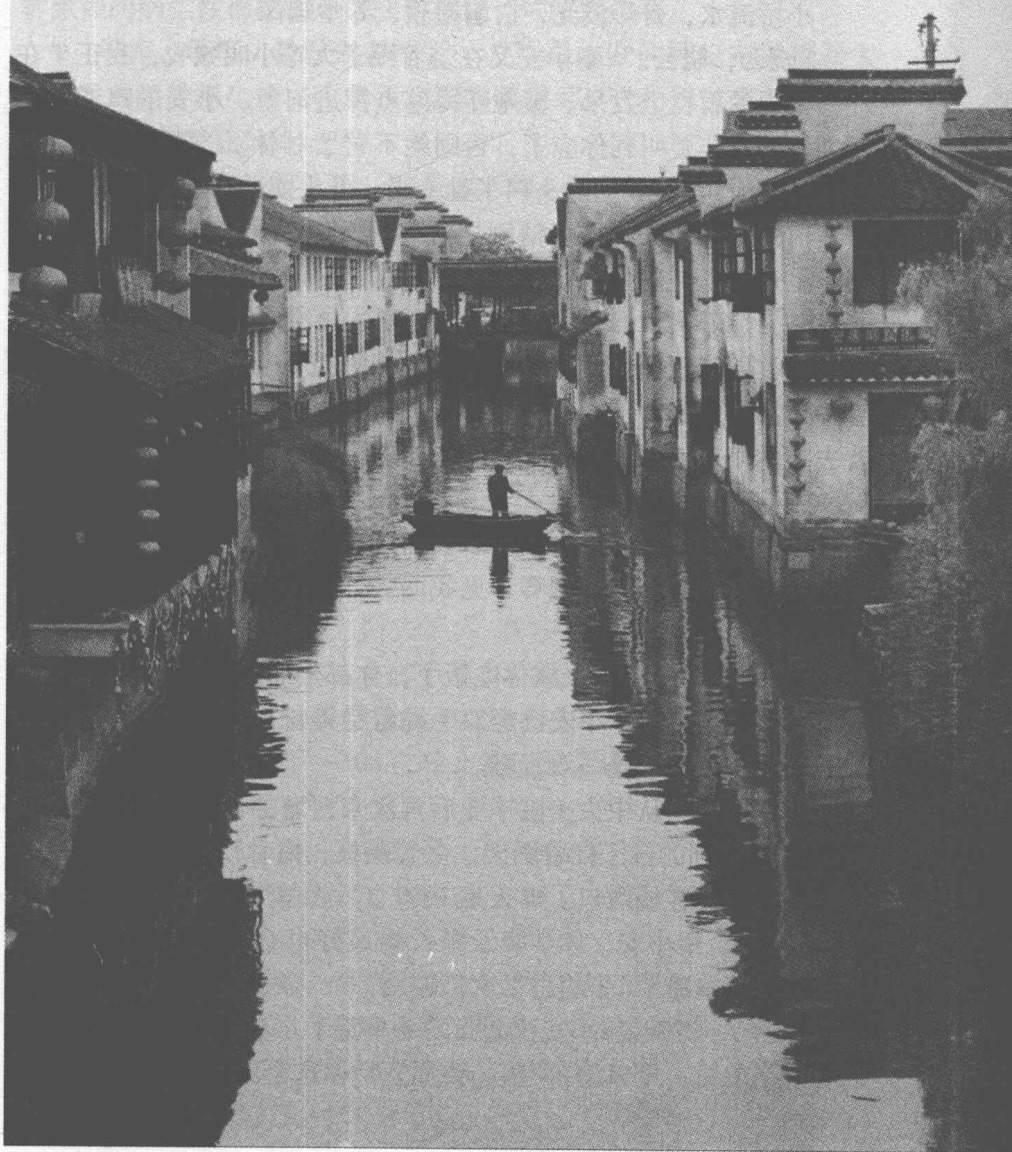
花，只开半夏，也无怨无悔。

发现，还是那么的爱你！珍惜相见的每分每秒，发乎情，止乎礼。彼此默默注视，不问爱情，不问前程，不问归路……纯纯的，浅浅爱，已然足够了。再次感谢你的笑容温暖了我的年华！

如果有一种爱是无法诉说，那我想把它留在文字里，为了逝去的青春，为了曾经来过的爱情。我愿为你洗手做羹汤，我愿为你轻解罗裳，我愿为你熬尽相思。我所不愿的是看到你一夜无眠后的憔悴，我所不愿的是让你独自面对现实中的千丝万缕。执手相看泪眼后，我唯一能做的只是——“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如果此生有缘，请让我期待；如果无缘，请让我遗忘。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夜色云开

洪琦





第一章

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

2000年5月，西塘，烟雨江南，乍暖还寒。

小桥流水，舟影波光，白墙墨顶，弄堂幽深。

“晓云，晓云。”秦小安又在掐着嗓子大呼小叫喊我，我正坐在环秀桥边的石栏上发呆，被她吓得差点摔进河里，小安的声音又尖又细，而且非要叫到你应了，否则绝不善罢甘休。“能不能不整天像捉贼似大叫？”我扭过头白了她一眼，低头摆弄裙上的流苏。

河中，邻居张伯摇着橹刚把游客送上岸，一只鹭鸶立在船头，周末生意总是格外好，就像今天艳阳高照一般。张伯听到声响，停了下来，撑着橹，仰头笑盈盈地看着我：“哎呀，晓云，你说你哥怎么就收留了这么个活宝呀，动不动能把人吓晕。昨天傍晚，她撑着一把油伞穿着件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拖地古装裙在岸边跑，说是要去接你回来，结果脚一绊一滑人摔进河里，伞就那么飞到我船上……”张伯比划着，哈哈大笑。

原来如此，怪不得昨晚从学校回家时哥杵在院子里，小安盘腿坐在摇椅上扭着头哼哼唧唧，见我回去，没有了往日的拥抱，反而噘着嘴一言不发。

“晓云，晓云，子豪喊你吃饭了，你都坐那里一个早上了！”还没等张伯把话说完，小安已经双手提着蜡染长裙边跑边嚷嚷着蹦到了我面前，长裙下是一双板鞋。

小安是去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再次来西塘的，她挑了个自吹为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扛着画架，夹着画板，拖着行李像只落汤鸡一样出现在哥的客栈门口。那天是1999年9月9日。

“哎呀，秦小安，你学晓云穿长裙最好也有点淑女样嘛！这样咋咋呼呼算啥嘛？”张伯总喜欢打趣她。

“走吧，晓云。”小安拉起我的手小跑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身回过头对张伯扮了个鬼脸，“哼，要你管！你这个坏老头！”张伯摇摇



头笑了，额头上沟壑纵横，去年哥刚为他做了七十大寿。

小安的声音成功吸引了我视线聚焦了一个上午的地方。在秦小安拉起我手的那刻，我发现他回头朝这注视了一瞬。“快走吧！”我握紧小安的手，还好没有盘起的长发遮住了绯红的脸颊，不然又该被她耻笑了去。小安总喜欢为我盘头发，说那样才能看到我白皙修长的脖子，可是哥不喜欢，他说长发应该是“那个少年”为我盘起。其实，他不知道，自我十八岁成年礼，长发及腰，日日长裙后，他就是那个少年，梅子黄时雨。“清风朗月，辄思玄度。”我时常想如同纳兰性德的表妹这般对他说，可终究没有。

“等等，等等，我看到老师了……”秦小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把我的手扯得生疼，拉着我绕圈手舞足蹈，“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她拖着我往前走。

“不要了，我又不认识，他是你老师，又不是我的。”我甩开小安的手，提起裙摆转过身往回走。

“回来！”小安不依不饶，揪住我胳膊，“你不认识？那前年害得我们班那帮男生风景写生都变成人物写生的是谁？你告诉我谁呀？貌似还有人想拜师学艺，结果拜不成，不是吗？不然你哥哪里肯收留我。”说这话的时候她撇了撇嘴，学着QQ表情翻了个白眼。

“停，不许再说了，不然我就去跟哥说你……”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不说就是了。总拿这个威胁人，真不厚道！可是，我看到老师不去打个招呼那多没礼貌呀。”小安回了回头，不舍的表情。

“行，那你去吧，我先回去了。”我转过身提起裙子小跑起来。“哎呀，秦小安，看看你，才来半年多就把晓云都带坏了。”小安狠狠地盯了张伯一眼，恼怒地捡起一块小石头想砸出去，最后嘟起嘴把石头扔到了脚边抛下一句：“哼，我跟子豪说你又欺负我！”“我欺负你，天地良心啊！”

“杨老师，杨老师……我来了。”了字还未出口，一声巨响，我转头一看，秦小安趴在地上，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当然又是裙子惹的祸。

“晓云，你快点嘛，慢慢吞吞的。脚，脚好痛啊，是不是骨裂了？”小安拖长尖细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我提起裙子小跑过去。

“你都害我破了戒，我从不穿着长裙跑的。娘说了女孩子要有



女孩子的样。”

“不是跟你说吗？应该叫妈，娘是古代人的称呼。”

她的话让我有些伤感，难得的，我呵斥她：“我也说过，那是哥的妈，我的娘。以后不许你再这样说了。”

小安不知道我是娘在卧龙桥上捡回的弃婴。娘捡到我那年，哥哥刚去上大学，我们相差十八岁。娘在我三岁的时候离开了，至今我还记得哥搂着我哭了几夜后坐上火车去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扛回了好多好多东西后就没再也离开过我。

身边安静了下来，小安闭嘴了，那不是因为我的呵斥，而是杨老师站在她面前。

“你是……”杨老师在脑海里极力搜索着这个称呼他为老师的学生名字。“哼，杨羽，我才毕业一年你就把我忘记了。想当年，是谁一趟趟帮你搬那些石膏头像的……”“你怎么说话的呀？”我蹲了下去。

“秦小安？”杨羽试探地问，他记忆里的秦小安短发，戴着黑框眼镜，永远是T恤牛仔裤板鞋，实在难和眼前这个一身高裙，及肩中发的女孩联系起来。

“还算你有良心，我以为老师真把我忘了。呜呜呜，都是为了你，你看看，我的脚，我的脚。”她拿手背抹抹眼眶，干涩，我抿了抿嘴。“对了，听说老师去年没带学生去写生？可是去年我也没在学校里看到老师呀？”小安朝我伸出手，我扶她站起来，朝杨羽微微鞠了一躬。

“啊，啊，痛，痛，走不动了。”秦小安眼眶一红，眼里蒙上一层水汽后眼泪吧嗒吧嗒流了下来，还真有点像掉了线的珍珠。

“你怎么知道去年没有？我背你走吧，你去哪里？对了，你怎么在这里？”杨羽一脸茫然。

“是某人告诉我的。人家等了你一年，盼了你一年……”说这句话时小安扭头看了我一眼，我怒目圆睁凶神恶煞瞪了她一眼。她赶紧低下头说：“老师，不用了，不用了，您那还一堆学生等着呢！”

“没事，让他们先画着，我一会再回来讲评，你这样怎么回去？”

“真不用了，晓云，你让子豪来背我回去好不好？”



“好，我这就去叫哥。”现在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思了，我也正想找个机会离开。

“不用了，我背她回去吧，怎么说也是我学生。再说了，刚才不还说得像我欠她多少人情似的。”杨羽蹲下来一下子把小安背到背上。“往哪走？”他回过头问我。小安像只战败了的小鸡一样垂头丧气，她的希望破灭了。杨羽回了几次头，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小安一副气鼓鼓的表情。

走过青石板小路，上了小桥，穿过弄堂，终于到了客栈门口，杨羽像卸货一样把小安放下，气喘吁吁。小安的体重112斤。她每天能在体重秤前蹦跶上下几次，纠结的范围精确到克。少吃，不吃，吃减肥药，她试过无数个方法，包括跑步和各种运动，可是两年来还是在112上下波动，范围不超过两斤。可是屡战屡败她却越挫越勇，我不知道她的“南墙”在哪里？所以估计她再也回不了头了。

“花开半夏，挺美的名字。哦，我想起来了，秦小安那年回学校后就跟我们提起西塘有个客栈很美很有情调，名字也很特别。”杨羽说这句话时看着我，目光澄澈，但微波泛起，我相信他一定想起我来了。

“你是晓云，那个前年穿着一身青花瓷旗袍想要学画画的女孩？今年也该大三了吧？”那是我唯一一次穿旗袍，偷拿娘的旗袍出来穿的，结果偶然间入了他们的画面。据小安说外出采风是中央美院的必修课，杨羽作为带队老师已连续好几年了。

我微笑着点点头，小安抢白道：“是呀是呀，前年大一，今年当然大三，不然还能跳级吗？她为了拜师逃了几节课，可是老师硬是没答应，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不过也好，正好便宜了我。”

“怎么说话的呀，天南地北，我一年就带一次写生，时间相近地点不同，怎么收学生嘛！”

“噢，我都不知道每年路线不同，还想着你去年怎么没来呢。”

“去年是去云南，学校在全国十几个地方有写生基地。再说去年五一我结婚休假了。”

“云南，天啊，这么幸福。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小安单脚点地做悲痛欲绝状，“什么？结婚？老师，你才二十八呀，比子豪还小十岁，人家子豪都还没结婚，你这是着哪门子急



呀？哎，又有多少美女要魂断蓝桥了！”我掩着嘴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行了，行了，连我几岁你都能知道。说说看我没答应倒是便宜你啥了？”

“就不告诉你，呜呜呜，脚痛，晓云，快扶我进去。”

“装腔作势。”我搀扶起她，她一脸通红作势要打我，马上又蹲了下去。她不停地唤着哥的名字：“子豪，子豪。”

“发生什么事了，只是让你把晓云叫进来吃饭，怎么就这么大动静？请问，这位怎么称呼？我们见过？”哥的视线停留在杨羽身上，他隐约觉得这人似曾相识。

“子豪，你哪里可能见过，这么蹩脚的搭讪。”小安腾地站了起来，“我向你隆重推出我们学校的帅哥老师杨羽，他一直都是美女杀手哦，别的系里女生都羡慕死我们了。不过，去年他结婚了。咦，奇怪，你们长得还有点相似呢。怪不得我……”重要语句上她总算刹车不再口无遮拦。哥笑笑揉了揉小安的头发：“安分点！”

“你好，杨老师。我是张子豪，晓云的哥哥。请进来坐坐吧。”小安拉起杨羽往门里拖：“老师快进来，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客栈，真的好有感觉。凭窗远眺就能看到西塘全貌，夜深时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呢，里面装修也超有文艺气息，老师肯定会喜欢。怎么样，晚上过来住一晚？”

不等杨羽回答，小安又蹦到哥面前摇着哥的手臂说：“子豪，子豪，求你了，让老师免费住一晚，行不？”望着生龙活虎和刚才蹲着喊脚痛判若两人的秦小安，哥和杨羽面面相觑，继而相视一笑。

“老师，老师，我带你去参观吧。”杨羽屁股刚沾上竹椅就被小安揪了起来，连拖带拉参观了整个客栈，哥尾随其后。

客栈并不大，是1997年西塘开办旅游业时，哥将老房子翻修而成的。黑色木板招牌上哥用启功体写上金色的字“花开半夏”，两根细长铁链穿过木板悬挂在铁门上。铁门上有一串蓝星星黄月亮的风铃，我挂的。一跨入客栈门槛就是门厅。门厅檐廊下，放置着一缸睡莲，淡紫色的花盛开着，碧绿的莲叶浮在水面上，风动则莲动。穿过门厅就是门廊，门廊一边沿着墙是一排高低不一的竹书柜，上面散落着些书。书，错落有致，但都是些杂书。两张面对面



的老藤吊椅和一张小圆茶几放在书架前。另一边则是接待游客的柜台和转椅，墙角一盆盆杜鹃盛开着。通过门廊是个小小的庭院，庭院内种着两株樱花，一株桃花，庭院小角落是厨房。一座小巧的石拱桥将门厅和客房巧妙隔断，石拱桥下是一座人工池，池塘里有几只锦鲤正在欢快地窜来窜去。

“张先生雅兴，好别致的院子，水乡的意蕴尽在其中了。”杨羽托了托眼镜笑着对哥说。“要是杨老师不嫌弃，随时欢迎过来小住，认识您也是我的荣幸。”“太好了，免费耶！”小安噙里啪啦鼓掌，脚跟着不安分跳了起来。

“呵呵，小安，你脚不痛了哥也就不会心疼了哦。”我强忍笑意打趣小安。一句揶揄改变了我的一生，有时人真的不能逞口舌之快。

“哼，张晓云，不许你乱说！”小安冲过来捂住我的嘴，“子豪，子豪，杨老师就是前年晓云想要拜师学画画的老师，她自己为了帅哥逃学了几天，还骗你说手还没好。”

“我哪里有呀，别乱说。”我猜我的脸一定是极红的，长发也遮掩不了。陈年烂谷子的事一次次被小安拿出来调侃，我再一次后悔那日跟她的抱怨，真是所遇非人。其实，两年过去了，我早已不存当年的心。自知凡事缘起缘灭，来不得半丝勉强。

“得了，你脚没事就去泡杯茶给老师喝吧，取明前龙井。算了，还是让晓云去吧，你这毛手毛脚一会又摔破杯子了。”

“哼，哪里会，我要和晓云一起去。”小安加重语气嘟起嘴对哥说，“一人泡一杯，比比看谁泡得好。”她拉起我走向庭院。隐隐约约我听到哥和杨羽的对话中提及我的名字，内容并不真切。

透明的玻璃杯很烫，小安没拿杯托翘着兰花指双手各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砰的一声把杯子砸在杨羽面前，哥摇摇头，杨羽笑了。

“笑啥嘛，要不是子豪开口，本姑娘才不泡呢！好烫呀！”小安甩甩手对杨羽说，“老师快喝喝看，明前龙井是最好的了。”两杯茶并排放着，我的茶汤清澈明亮。小安放了太多的茶叶，水一烧开她就迫不及待往杯里倒水，茶叶在杯子里簇簇拥拥翻不开身，茶汤浑浊。

“还是晓云泡得好！龙井应以80-85度的水冲泡为宜，而且好



茶应该先放水再放茶叶，方能欣赏到茶叶舒卷的身姿，宛若天上云卷云舒。”哥从不吝啬对我的夸奖，小安站在哥背后撅起嘴做了个鬼脸。

“来，晓云。”哥拉过我的手，“我跟杨老师谈好了，他同意当你的老师了。这杯茶就算你正式向老师敬茶吧。”听到这话时，我淡淡欣喜，再次佩服哥的无所不能。

小安的脸阴沉了下来。“那我呢？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吧。有他你们就不需要我了。”小安略带哭腔，一笑一颦变化得太快。我理解小安的焦虑，那是在一个午夜她向我倾诉了她对哥的一见钟情。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是爱情，让她背井离乡放弃稳定工作优厚报酬来这个小镇寄人篱下当我的小老师。小安豪放的性格没有延伸到爱情上来，她害怕哥拒绝，她说她宁愿就这么守着，哪怕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哥，毫不知情。

杨羽接过茶，吹了吹，轻轻抿了一口：“秦小安，不会啦。我又不能经常来教晓云，她还是很需要你的。我呢，这次是因为下学期开学后学校要举办一个水乡的画展，所以暑假我会到十个水乡去采风写生，顺便来教教晓云。有个学生会全程陪同我，他真的很有天赋。”

“哇，太好了，又可以玩又可以画画，老师也带我去好不好，带我去嘛。”小安眨巴着眼睛故意夸张地表达着她的心愿。

“你去了谁帮我看客栈？谁教晓云？”哥故意逗她。

小安眼神黯淡下来，盯着自己的脚尖，许久后咬了牙说：“好吧，不去就不去了。”

“杨老师，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让晓云和小安跟着您，既可以画画也长长见识开开眼界。”

“子豪，你太好了，太好了！”小安竟喜极而泣欢呼雀跃，她扑向哥，一个熊抱，大家愣住了。杨羽没有当场应承下来：“这次采风任务比较艰巨，让我考虑考虑出发前再决定吧。我也该去看看学生了。”说完，他婉拒了哥共进午餐的邀请，两人互留电话后杨羽便起身告辞了。



第二章

望着杨羽的背影，小安有些失落，但却也马上雨过天晴。这是半年多来小安吃得最快的一顿饭，话也少多了，她不停咳嗽，边吃饭边朝门外张望。

哥在娘的教育下早已形成了食不言寝不语的习惯，他低头吃饭，偶尔抬眼瞄了瞄小安的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无奈一笑。听哥说娘是杭州北山路张氏富商的小女儿，当年为了爱情上演了一次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被逐出家门后四处辗转，最后定居西塘。哥说得并不详细，只是轻描淡写，他和娘一样不愿提起那段过往，哥的生父压根不知他的存在。

兴许实在是看不过眼，哥敲敲桌面调侃道：“慢慢吃，又没人催你，哎，就你这样，啥时才嫁得出去呀！”

“我不嫁总行了吧，你和张伯都嫌弃我。”小安拿起筷子不停搅动碗里的饭粒，也不往嘴里送，眼泪簌簌往下落。

哥慌了手脚，不知缘由的他无从安慰。“我只是怕你噎着才开玩笑的！谁敢嫌弃我们的‘开心果’？”望着端茶送水递毛巾献殷勤的他，我有种错觉仿佛那不是哥了。

“没事，他们来了。”小安吸吸鼻子匆忙咽完最后一口饭，把碗筷一扔就冲了出去，不用猜肯定是杨羽又带着学生在写生了。他吃饭了么？我没有回头，收拾起桌上的碗筷往厨房端。“晓云，你也随小安出去看看吧，想画就画，不想画和杨老师聊聊天学习学习也行。这里我来吧。”哥拉住我，指了指门外。从门厅向外望去，杨羽他们正在远处的桥边写生，大约一二十个人零零散散，或坐或站或沉思或疾笔。

哥一直在娘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虽然没有娘小时候的锦衣玉食，但娘用自己极为精致的女红和茶点为哥铺就了还算丰裕的生活。娘可以什么事都让哥做，除了洗碗。自从娘走后，哥学会了洗碗。自我长大后，我也舍不得让哥洗碗。娘说男孩子是应该成大事